

經部

孟子纂箋卷十二

元　詹道傳　撰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扶又反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鉏深反樓樓

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

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絶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

紾戾也缺同拗捩固相違也韓𢰤捩手翻羮捩手即紾臂之義摟牽也處上聲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

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彼列反聖賢於此錯綜子宋反斟酌毫髪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史記趙王欲用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皷瑟耳瑟每一弦有一柱旋移變而取聲音之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皷之豈能音和所以斷丁亂反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音木是也

曲禮下庶人之摯匹注說者以匹為鶩鴨也匹音木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疏秦武王時力士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弟音悌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音扶行止疾徐之

問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葢日用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倉胡反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上聲下同）之間則性分（去聲）之内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形甸反）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葢孔子餘力學文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音似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去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廹切之情也據小弁詩序而言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䟽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蒲昧反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亦據凱風詩序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尺兖反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平聲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上聲）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説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説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説音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刑堅二音）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説（音稅）下教強（上聲）聒（古活反）不舍（上聲○見莊子天下篇）蹠（去聲）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説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説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説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悦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音潮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上聲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

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俗作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

於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悦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去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内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

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

伊尹遂相(去聲)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疏史記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漢書曰公儀子相魯見其家織帛種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織女利乎)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髠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髠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

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音舉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見左襄二十三年○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其妻孟姜也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下同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去聲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音煩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又箋見論語十八篇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葢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

平聲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髠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髠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名公著唐蘇州人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按國語鄭桓公為周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云

云對曰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又按成二年傳五伯之霸也　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杜氏兩存其説集註亦兩存之

天子適諸侯曰廵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

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歛力驗反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上所類反下所律反○王制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

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引穀梁傳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賔賔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禄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

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

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音余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古蹤按史記慎到趙人也墨子云公輸子意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楚王善之是慎子為善用兵也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聲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

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音潮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

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

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口狠反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平聲結也與國和好去聲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平聲稅法二十分扶問反下同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時至反欲與童僕同苦樂音洛下同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魏文侯時李克能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葢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

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去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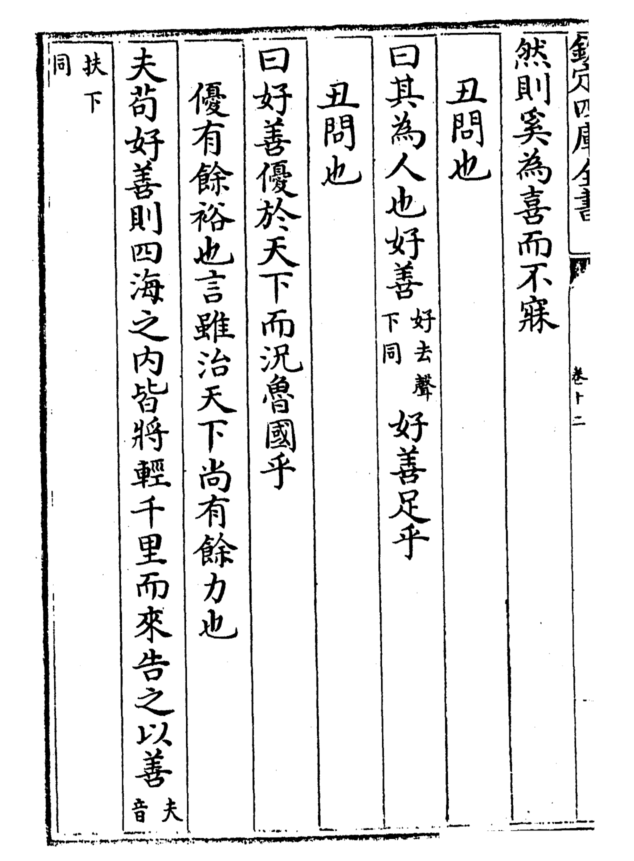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

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

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去聲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上聲如字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

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

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

不朝音潮則去之矣䇿見論語十八篇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

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與飛同鴈而後去之史記世家孔子去陳適衛靈公聞孔子來喜而郊迎此所謂際可之仕也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飛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去衛如陳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見書說命膠鬲遭亂鬻余六反販方萬反魚鹽文王舉之膠鬲本商紂臣公孫丑篇箕子

膠鬲皆賢人也以紂之亂隱於魚鹽故文王舉之管仲因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去聲)國(箋見論語十四篇)孫叔敖隱處(上聲)海濵楚莊王舉之為令尹(史循吏傳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左宣十二年傳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杜註叔敖也)百里奚事見(形甸反)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絶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音佩戾也動心忍性謂竦荀勇反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

恒胡登反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益

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横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平聲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絶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悉井反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

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纂箋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纂箋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戴珙

孟子纂箋卷十三

元 詹道傳 撰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

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去聲)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音扶)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平聲)而不舍(上聲)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虚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七到反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

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

命謂正命巖墻墻之將覆音福者知正命則不處上聲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値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音質足械也梏沽沃反手械也言犯罪而死與立巖墻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

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去聲之内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去聲惡臭好去聲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强上聲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强上聲

强勉强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强推己及人庶幾平聲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音洛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

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聲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扶又反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去聲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下戒反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己以下去聲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音稅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五高許驕二反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

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

去聲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彛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扵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逺矣欿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

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皥皥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帝王通歷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揚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力呈反下同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皥皥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名稷字相之四明人因民之所惡去聲而去上聲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

苦窳也舜事箋見公孫丑上史記正義曰苦讀如盬音古麄也窳音庾病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去聲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吉廷反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先則反其罅虛訝反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聲

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去聲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

非孟子造七到反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去聲之心者而義不可勝平聲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左襄二十

三年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之美其毒滋多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

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_{敷救}反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_{形甸}反龍在田天下文

明者見易乾卦○此章言人品不同畧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俞芮反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去聲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委粉反又去聲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形甸反下同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

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禀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許六反謂雞豚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䖍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上聲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

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見形甸反）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孳與孜同）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

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

者所嘗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

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亦去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突陀没反)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待洛反)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去聲)錘(直為反)也所以稱(平聲)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

識須是默識_{如字}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_{直略反}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_{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

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

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齒淺反幽之意也四字本杜預左氏傳序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缺曰集註於缺夫子之牆數仞云七尺曰仞今按周書為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糜蔡氏傳從孔說愚證之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為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為是

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名希哲字原明河南人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

未免為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

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

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

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

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音古皆

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

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

食君禄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終

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

蹝韻書音所爾反又所蟹反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上聲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上聲下同之位養奉養去聲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鄒志完皆云羨延面反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音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形甸反）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記曲禮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苦簟反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去聲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

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上聲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一甲反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去聲其母練冠麻衣縓七絹反緣俞絹反既葬除之按儀禮喪服章註公子君之庶

子也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去智反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_{丞職反}人力已

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

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顔曾

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

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悲檢反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受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去聲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

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音扶去聲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去聲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施紙反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

分去聲下同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楚宜反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悦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吾結反斷乾音干肉不敬之小者也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歠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注乾堅肉宜用手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

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去聲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纂箋卷十三

孟子纂箋卷十四

元　詹道傳　撰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

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縻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荅辭也縻爛其民使之戰鬬縻爛其血肉也復扶又反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見前篇箋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

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䟽與疎同逺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時戰反

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

此者則有之如召音邵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傳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公羊傳盟于召陵善服楚也胡傳序桓績也揚子亦曰春秋美召陵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

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

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與櫓同音魯楯也楯豎尹反兵器所以蔽身者　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上聲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音杭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按出車之法一車甲士三人在車上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則三百兩計二萬二千五百人

孔安國云虎賁勇士皆百夫長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去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普各反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子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音干糒音備也茹亦食也袗畫俗作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語錄趙氏以果為侍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去聲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間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去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
之稅此以賦斂力驗反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
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
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
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去聲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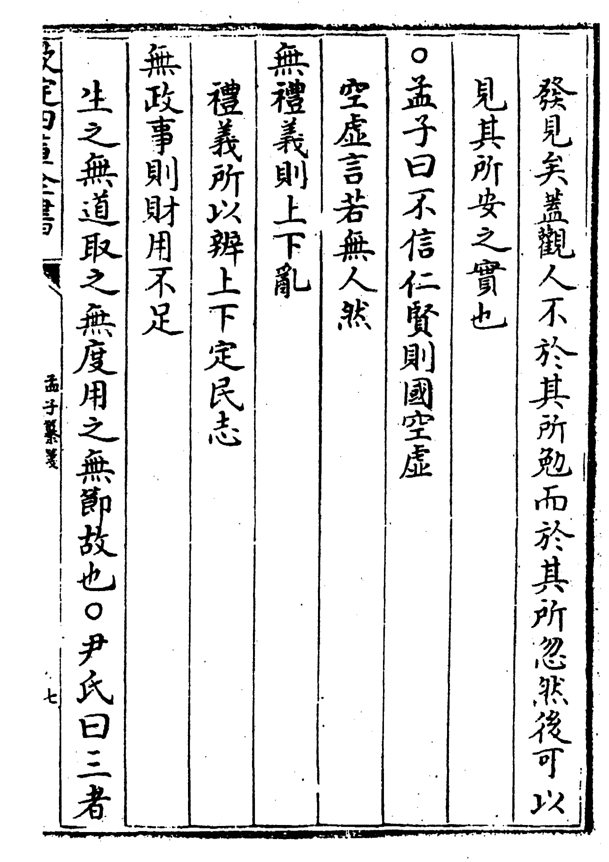
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徳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羮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



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
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

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上聲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丑井反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水反又維季反以祀之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聚土曰封壝謂壇及堳埒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黄土○周禮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壝在四隅如矩曲方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去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

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趙岐註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至微賤也

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平聲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去聲）民禦災捍（音汗）患則毀其壇壝而更（平聲）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助駕反）不通之意（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音色）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有八者先嗇一也若神農也司嗇二也后稷是也農三也若田畯也郵表畷四也郵表畷謂田畯之官督約百姓於井閭之處貓虎五也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其神而祭之也坊六也水庸七也坊與水庸土反其宅水歸其壑也昆蟲八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為害者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謂不祭）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

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外國本舊傳高麗有寫本如此禮記祭義云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以此文證之外國本或是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平聲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所晏反理頼也今按漢書無俚音里方言亦訓頼前漢季布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曰揚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頼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蒲昧反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絶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

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與暗同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去聲斷徒玩反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高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鍾紐女九反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鍾縣平聲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懸鍾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為蟲形以飾

之自漢以來鍾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諸獸狀名辟邪皆旋蟲之類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鍾在者鍾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鍾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車之駕馬其數不同中兩馬謂之服服旁兩馬謂之驂夫子脫驂即此也古者為大夫方許駕四馬天子用六馬驂旁兩馬謂之騑城中之涂與途通容九軌周禮

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為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鍾久而紐絕文王之鍾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去聲為善也之適也負

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趙岐註馮姓婦名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去聲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

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禀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史記孔子適齊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愚按所禀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

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武粉反一音泯）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扶又反）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

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為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聲下同其為

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去聲惡臭如好去聲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記樂記語美在其中而暢於四

支發於事業引易坤對文言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扶又反可見之迹則不

思不勉從七容反容中去聲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

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去聲下同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

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音旬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上聲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

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扃縣反也羈其足也

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

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按記月令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故民間之布縷必取於夏孟秋之月農乃登穀仲秋乃令有司趣民收斂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注云定其租稅之簿故粟米取之於秋古者三時不害於農豳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公宮故力役取之於冬又按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若田獵追寇賊則盡行又豐年則公用三日中年則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凶札則不用之當各以時若并去聲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近思錄晦翁云有田者納米有地者納絹

此兩耗也竊取於夏米取於秋不足者又寬之以冬此三限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與叟同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荅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去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

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餂音忝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平聲)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去聲)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上聲)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袷音劫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

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

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盖自孟子發之吕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

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去聲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見史記本傳江都王好勇嘗謂仲舒曰孔子稱殷有三仁粵句踐范蠡大夫種謀伐吴遂滅之寡人以為粵有三仁對曰粵本無一仁夫仁者云云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

可美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

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爾雅羊棗俗呼為羊矢棗又名遵

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

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聶之涉反箋見論語鄉黨篇炙之夜反炙音隻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獧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為者知耻自好（去聲）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莊子太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為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門而歌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平聲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敷救反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克角反）字皆讀作

愿謂謹愿之人也荀子榮辱篇孝悌原慤以敦比其事業又見富國及正論等篇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去聲而痛絶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

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奄如今之宦者 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去聲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

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頽徒回反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去聲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去聲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音扶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去聲於鄉原而欲

痛絕之者為去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音遥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許偉反也爲湯左相去聲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共之間以梁惠王見之而稱叟則其年先後可槩見矣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扶又反下同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

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音扶下同天理民彞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去聲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

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説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去聲情也哉

孟子纂箋卷十四